

叶君健全集

第六卷 长篇小说卷(三)



清华大学出版社

叶君健全集

第六卷 长篇小说卷(三)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第四卷至六卷出版说明

长篇小说《土地》三部曲，作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七九年一月（《火花》）、一九八〇年九月（《自由》、《曙光》）出版。此次采用以上版本，将其编入《叶君健全集》第四、五、六卷。

作者写过一篇《〈土地〉后记》，载于《欧陆回望》（九州图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二月）一书，此次编全集时也选入，编在第六卷《曙光》之后，以便专家读者研究、参考。

目 录

《土地》三部曲之三 曙光

一	2
二	20
三	39
四	56
五	75
六	97
七	115
八	131
九	151
十	171
十一	189
十二	210
十三	231
十四	251
十五	273
十六	304
十七	327
十八	351
《土地》后记	359

《土地》三部曲之三

曙光

洪羊县衙门里的客厅，原是已故“国民军第三支队队长”兼县知事侯浩德经常休息和与顾问吴春茂一起品茗、聊天以及共商全县施政方针的地方。现在它成了“正义师司令”兼光元县县长卢镇威的“机要室”。卢镇威正式启用它，是他在这个县“假道”后的第二天早晨。头天他当众处决了侯浩德、吴春茂以及黄枪会的两个党徒后，接着又当众发表了一篇演说，抚慰那些长期受过这帮“汉奸、恶霸、狗腿子”欺侮和迫害的乡下人，叫他们安心回家去过日子。他还向他们保证，他卢镇威今后坐镇此县，决不干侯浩德和吴春茂所干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乡下人已经把他看成是自己人，所以也就听他的劝告，到下午就照原队形四散回村去了。但卢镇威却把他们的带头人刘延福老汉、刘长寿、杨学礼、刘长泰、郭海山等人留下来。他要和他们一起商量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这几个人现在就和他及他的两个盟弟赵喜逯和“田尚好”坐在这个“机要室”里。

他们当天晚上统统都没有睡过觉，因为他们有许多紧急的事情要做：他们得要妥善处理那批被他们解除了武装的俘虏。这也就是说，他们得对他们进行一次紧急甄别：那些经常下乡在乡下人面前作威作福的歹徒，他们得送进监狱里关起来；那些罪恶不是太大的丘八，得暂时派专人看管，免得他们逃到他处走漏了风声。当然，还有侯浩德手下的一批爪牙，也不能疏忽。这是一批无孔不入的社会关系复杂的人物。如果让他们逍遥法外，那就很难说他们会搞出些什么祸害。这批人必须从城里各个角落搜出来，把他们一网打尽。这类工作，足足使卢镇威等人忙了一夜。现在他们的眼睛已经有点睁不开了，但他们都不想睡。他们还有一些事情得商量，不能拖延。但在接触到正题以前，卢镇威觉得，他心里有些感受得说出来。他一直忙于“军事行动”，还没有机会把这些“感受”和这几位新交的朋友谈。

他望了望刘延福和郭海山两个老汉，又瞧了瞧刘长寿、刘长泰和杨学礼

这三个年轻人。这都是很朴实和勤快的庄稼人，他对此没有疑问。要是天下太平，县官正直，田东和绅士不为富不仁，他们也就可以安居乐业，好好地种庄稼了。要是他们能够吃饱饭，他们也可能节约一点余粮来养几头肥猪。在这种情况下，他卢镇威的屠宰活也许就忙得不可开交，他也就不至于弃屠从戎了。他与他们的关系也就会很密切而早就成为朋友了。但事态的发展不是如此，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都走上了反县官、反田东和豪绅的共同道路，甚至达到一口气枪毙四名这号人物的地步，而且这就是昨天发生的事。这情景，在卢镇威的记忆中，还历历如在眼前。但也正是这样的记忆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也就能一起坐在这个“机要室”里了。

“我们虽然过去不认识，”卢镇威对这五个庄稼人说，“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都是拜把兄弟……”

这时，坐在他旁边的“参谋”赵喜逵把眉毛一扬，打断了“司令”的话，发出了赞叹声：“对！对！”接着他就站起身来，打算去找点线香、黄纸、蜡烛，点燃起来，彼此相对磕几个响头，立即结成“拜把兄弟”。但卢镇威把他止住了。

“坐下吧，我们还有别的事要谈。”他对赵喜逵说，接着他把视线掉向以刘延福老汉为首的几个庄稼人，继续说：“亏了大家的帮忙，我们这次搞掉了侯浩德和吴春茂这帮混蛋，真是痛快、干净、利落！”

“不这样就会出事！”延福老汉说，“他们诡计多端，如果让他们有喘气的机会，我们就搞不掉他们了！”

“顶叫我受到感动的一点是——”卢镇威说，“你们大家是这样齐心，我的队伍一开来，你们就出动了。我没有想到，大家配合得这样好，你们这里一定有能人。”

郭海山老汉斜睨了长寿一眼。卢镇威马上就注意到了他的这个表情。

“大概这位老弟常常给你们出些好主意吧？”他指着长寿问。

“还有他，”延福老汉指着杨学礼说，“他杨学礼和刘长寿一样，这阵子白天夜里都在各个村子里活动，把庄稼人都说通了——当然，干这工作的还不止他们两个人。大家只等待你的队伍到来。你们的兄弟们一进入我们这个县，我们庄稼人也就分头集合，和你们一起起事了。”

“你们的消息怎么会这样灵通？”赵喜逵惊奇地问，“我并没给你们通信息呀！你们这一说，倒叫我不好意思了。我是参谋——这些事应该由我来

布置和通知才对。”

“你布置得很好，赵参谋。”长寿说，“你们的联络官已经给我们通知了，不然，我们起事时间就不会扣得这么准。”

“我们的联络官？”卢镇威迟疑地问，“哪个联络官？”

“郭明耀，”杨学礼说，同时对一直闷声不响的“田尚好”发出一个微笑，“他把你们的计划告诉了我们，我们庄稼人就按着你们的计划配合着行事。”

“他不叫郭明耀，”卢镇威说，“他叫田尚好——他是我们的队长。”

“我不叫田尚好，司令，”郭明耀纠正说，“我叫郭明耀——是我爸爸给我起的名字，我不能丢掉它。田尚好是我当兵的名字。”

赵喜逵的脸色变得刷白。

“老弟，你这就不对了！”他说，“你为什么跟我们用一个假名字呢？我们不是拜把兄弟吗？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嘛！你当初瞒了我们，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后来你就不应该瞒呀。为什么不把真名字告诉我们？”

郭明耀发出一个歉意的微笑。

“老哥，我有我的困难。”他说，“你说我不对，我承认，我现在向你和卢司令大哥赔不是。我在两位兄长名下当兵，当初我不能让人知道。侯浩德和吴春茂这帮人逼我们庄稼人太甚，我们得隐姓埋名，投奔他乡。当初，投奔你们光元县的，还不只我一个人。你记得吗？”

赵喜逵摸了摸脑袋，望着大家直眨着眼睛。

“嗯，我记得，”他说，“你们那时有两个人，对吗？你们那位同伴呢？到哪里去了？”

“远在天边，”郭明耀微笑地说，“近在眼前。”赵喜逵的视线忽然集中到杨学礼身上来。

“呀，我记起来了！”他说，“学礼哥，你就是田尚好——不，郭明耀——的那位同伴，对吗？那时我真想留你在卢大哥手下当一名弟兄哩。可是你溜掉了！没有想到，你现在还是和我们聚到一起了。真是早知如此，悔不当初了吧？”

杨学礼做出一个苦笑。

“这怎么说呢？”他说，“我不反对郭明耀在卢司令手下当兵，但他并不是没有损失呀！”

“什么损失？”卢镇威问。

“他现在成了一个光人，”学礼说，“他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了！”

“一个光人？”赵喜逵问，“我们有了光元县，现在又有了洪羊县，怎么说他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了。”

“是的，他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学礼说，“他是一个光人。”

“我不懂你的意思。”赵喜逵又问。

“他的亲人都死了。”学礼说，“昨天这一仗打完，他的最后一个亲人死了！他的媳妇兰兰，就是昨天在县城的监牢里断气的。”

“谁把她关进监牢里的？”卢镇威和赵喜逵齐声问。

“还有谁？”刘延福、郭海山两个老汉同时说，“还不是侯浩德和吴春茂这帮家伙。”

“他们把她折磨得要死，”刘长泰说，“她的气力全没有了，她只能活到听你们的那一排枪声……”

“像她那样被折磨死了的乡下人真不知多少。”长寿补充着说，“可怜他们死得无声无息，一肚皮冤屈没有地方可吐，他们有的甚至还没有机会听到那样一排枪响呢！”

卢镇威沉默起来，赵喜逵也沉默起来。其他的人也都同样不声不响地望着这两位胜利的“军官”。这两位“军官”也都把视线移到这些乡下人身上。沉默变得越来越深，连一根针落到地上都似乎可以听得见。在这种情形下，刘长寿觉得有必要把乡下人多年所受到的苦难点出来，使卢镇威和赵喜逵都知道，为什么只要有人一起来推翻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乡下人就纷纷响应，配合行动。他以杨学礼、郭明耀和他自己家的遭遇为例，说明周华甫和侯浩德这类的贪官污吏、何雨卿及吴春茂这类的土豪劣绅怎样对乡下人勒索敲诈，逼得人走投无路，大家不得不拿起武器来和他们拼命。

卢镇威静静地听着。他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待长寿讲完后，他呼了一口气。

“长寿老弟，你讲的情形我也并不是没有见过，”他说，“我往时干屠宰业这一行，也常常在乡下跑呀。只是我还没有像他们那样饿饭，也就没有想到他们是那样苦，那样恨。亏了他们造反，赶跑了周华甫，我才弄得几条洋枪，成立现在这样一个正义师。”

“亏了他们即时起来和你合着一起干，”杨学礼说，“你现在才不费力地

占领了这个县。你的力量又加大了两倍。”

“对！对！对！我们的力量现在又扩大了两倍！”参谋赵喜逵一边说一边兴奋地连连拍了两下桌子。“所以卢司令连觉都不要睡，马上又请大家到这里来商量商量下一步。”

“对了，现在我们讲到正题上来了，”卢镇威说，“我现在急急忙忙地找大家来不是为别的事，就是想和大家研究一下，我这新增加的两倍实力该怎么办？”

“那还不好办？”刘长泰说，“有了枪杆子还有什么不好办的？”

“有了枪杆子还得要人呀！”赵参谋说，“没有人也就使不出什么气力了。说实在的，我们的卢司令不像那些旧丘八。他们都是害人的兵痞。”

“我更不相信他们的长官，”卢镇威补充着说，“他们没有什么本事，可是他们的眼睛老是往上瞧，不会甘心让我们这种干屠宰业出身的人来当头头。”

刘延福老汉连连点着头。他们都觉得这位卢司令到底与侯浩德不同：最低限度，他说话很老实，他们都觉得，乡下人这次配合他一同起来搞掉侯浩德和吴春茂，一点也没有错。

“不过我们觉得卢司令的话里有话，”刘延福老汉说，“你到底有什么心事，请直说吧。”

卢镇威扫了大家一眼，用一声咳嗽清了清嗓子。

“我说呀——”他说，“我想从你们中间招百十来名兵，不然，我这次缴下来的百十来条枪有什么用？我还想把各位留下来，当我的军官。”

他说完了这几句话又向大家扫了一眼，看有什么反应。

“我可是个例外，”刘延福老汉说，“我只会种田，而且也活不了几年了。”

“不瞒您卢司令，”郭海山老汉说，“我也只会种田，过几年也要入土了。”

这时赵喜逵变得急躁起来了。

“你们呢？”他指着刘长寿、杨学礼和刘长泰问，“你们不会快入土了吧？我看你们胆大心细，正是带兵的好手。”

被问的这三个年轻人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没有做声。整个的“机要室”这时又变得沉寂起来。卢镇威似乎是想加强这种沉寂的压力，他几乎把呼吸都控制住了。他静待这三人的回答，刘长泰为这种沉寂所逼，脱口而出地说：

“我不会放枪呀！”

“我教给你们放。”赵喜逵说，兴高采烈起来，“我当上参谋时也还不会放枪呀！半个钟头你们就会学会。困难只是怕没有枪，有了枪杆子还怕什么？”于是他把视线移向刘长寿和杨学礼，问：“你们两位呢？你们也不要怕，半个钟头，我们准教会你们使枪。”

刘长寿和杨学礼对赵喜逵的话一直没有做出反应。他们静静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他们虽然沉默，但他们却似乎都在通过眼神进行思想的交流。从他们的神态看来，他们似乎在想着同样的事情。坐在一旁、静等着回答的卢镇威开始有点不耐烦了。他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想要把这两个年轻人从沉寂中唤醒过来。长寿果然抬起头，面对着这位司令，忽然提出一个问题：

“司令的‘假道’就算完了吗？”

这个突然的发问，倒把大家从原有的话题拉开了。大家都掣动了一下，不期而然地都把视线集中到卢镇威和赵喜逵身上来。

“还谈什么他妈的‘假道’？”赵喜逵也改换了题目说，“这全是侯浩德和他的省城的后台串通搞的鬼，什么调防？根本没有什么防可调！他们只是想把我们骗到这里来消灭掉，这还不清楚吗？”

“但现在我们消灭了他们，”卢镇威也改换题目说，“我们不须‘假道’了。我们要在这里呆下来——如果说调防，这也就是调了防。这就是我们的新防区！”

“这个新防区您怎么防法，卢司令？”杨学礼问。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要想一想。”卢镇威说。他抓了抓他那个新开了顶的光亮脑袋，果然想起来了。过了一会儿，他提高嗓门，用坚定的声音说：“侯浩德既让我来，我就不能再走开了。我要在这里呆下去！”于是他掉向赵喜逵，用同样的嗓门继续说：“你得回光元县去——今天就回去！我任命你兼做那里的县知事，那里不能没有人。”

赵喜逵脸上立时散发出了光彩。

“俺接受这个任命，卢司令。”他说，“让我把刘长泰老弟也带着一同去好吗？我得有个助手呀！”

“那么刘长寿和杨学礼两位老弟就留在这里帮我的忙了，”卢镇威说，“我也得有助手——熟悉这里地方情形的人。”

“但是我们不能当您的官，”长寿说，“我们还得回到庄稼人中间去。您要想在这里站稳，您还得有庄稼人服您。我们可以在乡下替您做些事。”

“只要您不像侯浩德和吴春茂那样敲诈老百姓，”延福老汉补充说着，“我们就会听您的。”

卢镇威想了一会儿。

“好，那么就这样吧，”他说，“我现在懂得了，我们是一家人。你们帮我的忙，我也得听你们的意见。我们这次谈得很好——谈的全是心里话。一言为定，我们以后就这样办吧。散会！”

卢镇威伸了伸腰，打起呵欠来。他开始感觉到睡眠不足在他身上所产生的影响。

“我还有一句话想讲一讲，”长寿说，仍然坐着不动，“我心里有点不踏实。”

“什么不踏实？”赵喜逵刚站起身又坐下来了。

“你们在这里还没有站住脚，”长寿说，“如果省城里卜成栋那帮人知道了这里发生的事，您想他们会放松你们吗？”

“他们当然不会，”卢镇威说，“但我们也不会让他们知道。昨夜我们没有睡觉，到处搜索侯浩德和吴春茂的爪牙，就是怕走漏了风声。你们也亲眼看见过了，你们也参加了。”

“您觉得这工作做得怎么样？”杨学礼问，“搞干净了吗？”

“我想在县城里起码是搞干净了吧？”卢镇威说，“我现在已经派人严守城门。如果他们见到什么形迹可疑的人，他们一定会送到这里来。不过乡下会不会有坏人捣麻烦，那就很难说了。”

“您放心，卢司令，”郭海山说，“乡下人绝不会捣您的麻烦，只要您不干侯浩德和吴春茂干的那种事情。我们也会在乡下为您留心坏人。”

“海山叔说的是真话，”长寿说，“就是您不讲，我们也不会放松坏人，卢司令。为了这，我们也不能呆在您的军队里，我们得赶快回到乡下去。我们可以在那里做更多有益的事。”

“我们以后可不能断掉来往呀，”卢镇威说，“我们有事还得常常在一起商量商量。”

“您喊我们，我们就来，卢司令。”刘延福老汉说。

“只要有事，不喊我们，我们也来。”长寿说。

“这才是自己人，”卢镇威说，“希望大家记住这一点。”

说完这话，卢镇威就站起来。接着其他的人也站起来，准备离去。只有赵喜逑把刘长泰留下，他要为他换上军装。

讼棍吴春茂，作为洪羊县的“一方闻人”、县府“顾问”和“县国民代表”，虽然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消灭了，但在长江埠的政界和商界中却还有人在等待他到来，而且等待得相当迫切。最迫切的人当然是他的公子吴士勋。此人已经成了长江埠商界中一个颇有“声望”的人物。他在洋行界有信用，与商家的来往广，他的买办事业可以说是蒸蒸日上。他本想在政界中也弄得一点地位，但可惜他没有多余的精力。这是他事业中美中不足的地方。但他希望这个不足由他的父亲来填补。他和卜成栋的关系好，而卜成栋又和段督军的关系好，这次卜成栋又需要吴春茂投他一票：选他为“国民代表”赴京决定国体和袁大总统登基做皇帝的大事。由于这个因缘，他的父亲说不定从此就扶摇直上，由“县国民代表”而成为县知事，由县知事而成为一名省参议。这样，他吴士勋在省里有了代理人，在事业中就更可以大显身手了。

可是选举日期到了，他父亲还没有到来。他父亲是个一贯办事精细、思虑周密的人。如果他病了，或有要事羁身，按照他平时的作风，他应该派人送一个信来——如果他派不出人，至少侯浩德可以派一个人来。但吴士勋却没有得到一点消息。他多方向同乡生意人打听，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连那个“信脚子”尚七也没有来。根据那些同乡生意人的推测，乡下可能平静无事，老百姓也许正在静待袁大总统登基做皇帝呢。中国是一个“民智未开”的国家，老百姓习惯于在“皇恩浩荡”下过生活，不相信什么“共和”——连美国的“硕儒”古德诺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报纸上发表意见已经不止一次了。说不定吴春茂在乡下被盼望“真命天子出世”的良民所包围，无法分身，暂时留在乡下，和大家一道共同筹备“欢庆大典”哩。

在选举日期快到时，卜成栋曾多次到吴士勋家来打听吴春茂这位“代表”是否到来。吴士勋无法回答，只好把同乡生意人的这些推论告诉他。卜成栋听完后，也只好苦笑。他觉得乡下人的这种感情固然可嘉，但做法未免本末倒置：只有他到京城去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了“国体”以后，“真命天子”才可以出现，也只有那时“欢庆大典”才能举行。现在这种仓促的行动，再一次证明美国“硕儒”古德诺的论断正确：中国是一个“民智未开”的国

家。但事情既然到了这步田地,时间又这样紧迫,他不能再等待了。他和吴士勋磋商的结果,决定由吴士勋代表乃父,投一张赞成票。第二天卜成栋就和其他代表们匆匆赴京参加全国“国民代表”大会了。

事情就算是这样定了。

卜成栋在全国“国民代表”大会上所要完成的任务事实上很简单:只是投一张票。这件事他也只不过花一分钟光阴就做完了。他本应像其他“代表”一样,从“国民会议局”领取一百元的盘川,卷起行李回家,但他却意外地被当时参加皇帝登基大典筹备工作的段督军留下了,这位督军在百忙中抽出一晚时间,宴请了他。在晚宴中他们畅谈今后的治省计划。段督军夸奖他是一个“干才”,既能文,又能武。晚宴结束后,段督军当即决定,除了在选举前已开给他作为省东北五县行政长官的那张支票外,现在还决定从自己名下拨出一团兵丁给他指挥,并且给了他一纸委任状。这样一来,当了一段时间光杆司令的卜成栋,现在又有了靠山,成了段督军的直属部下和亲信了。第二天他带着段督军的命令,兴冲冲地束装返省。

吴春茂作为他卜成栋的一个选举人,本来是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他卜成栋完全可以把此人忘记掉。但他忘记不了。他觉得此人也是个“干才”。段督军收买他作为亲信,他作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军官和统辖几个县的行政长官,也不能没有一批自己的亲信。吴春茂这个“多才多识”的“一方闻人”,自然是他收买的一个对象。他回到家里,把一切应办的急事处理完毕以后,就走访此人的公子吴士勋,他也想和他谈谈新官上任以后的打算,以及在他管辖范围内所计划推行的新政。吴士勋在他没有来访以前,对于他所获得的新任命,已有所闻,他也打算招待他一番,作为对他的接风和祝贺。

他们一见面,寒暄几句,自然就谈起吴春茂。

“家父一直仍然没有消息,”吴士勋说,“连侯浩德先生也没有送过一个信息来。”

“皇帝日内就要登基,”卜成栋说,“要是他们在乡间忙于筹备庆祝大典,他们应该和我通个气。至少他们应该了解一下情况,在县里举行庆祝,应该具备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我也在纳闷,”吴士勋说,“乡下一点消息也没有。你赴京后不久,我曾派一个人回家去了解情况。此人至今也没有回来,不知是什么道理。”

“难道令尊把他留下共同欢庆大典吗?”卜成栋问,“如果不是这样,难道

还出了什么别的蹊跷不成？”

“什么蹊跷？”吴士勋反问着，“前些时我们一直在为侯知事张罗军火，加强他的实力。地方秩序应该安如磐石，还能出什么蹊跷？”

“我是一个敏感的人，”卜成栋解释着说，“这几天我的右眼跳个不停，似乎预示某种意外要发生。我一直在惦记那个卢屠夫在洪羊县‘假道’的结果。怎么至今没有一个消息来呢？”

这时吴士勋才觉得脊椎骨里有一阵寒流通过。他的脸色也相应地变得刷白起来。

“今天早上我接到母校蔚文书院老院长乐翰笙先生的一封信。他说，我们县里福音堂的牧师艾德华先生刚从乡下来到长江埠，很想见我。他是我的恩人，我能有今天，这和他早年对我的栽培不无关系。我想请他连同乐翰笙院长来家便宴，希望你也能腾出时间参加。也许艾牧师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消息。”

卜成栋沉思了片刻，便用坚定的声音说：

“我一定来，我也想认识这两位外国朋友。”

他站起来，吴士勋也站起来。他们彼此拱了拱手，不是“告别”，而是“再见”，因为第二天他们就要在一起“便宴”了。

第二天，卜成栋来到吴士勋家里，比“便宴”的时间要早一个来钟头。他想从主人那里了解一下有关蔚文书院院长乐翰笙和洪羊县福音堂牧师艾德华的情况。他本来是一个只关心“内政”，而对“洋务”不感兴趣的人——而且，说实在的，他对“洋务”也没有太多的知识，即便感兴趣也无从着手。但是现在形势逼人，一个搞军事或搞政治的人，不和洋人拉上一点关系，看来是不能有多大作为的，甚至做生意，搞财贸都是如此。吴士勋就是这样。此人本是一个家底很薄的“儒生”，只是因为洋人的协助，他一跃而成为长江埠的“闻人”。在当今这个时势，连袁大总统要当皇帝，也争取由洋人古德诺来展开宣传，鸣锣开道。幸亏有这位美国学者鼓吹，他卜成栋也风云际会，得有机会当上一名“国民代表”。可惜他卜成栋的官做得不是太大，没机会接触到有地位的洋人，但他的年龄又不是太小，也无法在蔚文书院读书，进入洋人社会的大门。不过现在开始找机会接触洋人也不算晚——特别是西洋人。在长江埠这个地区，西洋人——也就是说美国人、英国人——影响一

直不小,尽管他们正在忙于在欧洲战场上打世界大战。

乐翰笙是美国人,艾德华是英国人。这一点卜成栋已经在来到吴士勋家以前就作了初步了解。他现在正好可以通过认识这两个人获得一些有关西洋人的基本知识。他还打听到,乐翰笙虽然是一个办教育事业的专家,但在美国驻华的使节中却被看作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物,一个“中国通”而受到尊重。据说长江埠的美国领事常常请他去吃饭,和他交换有关中国情况的意见。甚至美国的公使有时也请他去北京小住,和他研究长江埠这个地区的中国政局。艾德华的声望当然不及乐翰笙高。但他在西洋外交界中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他经常也仆仆风尘,来往于他的福音堂所在的那个县份和长江埠英国领事馆之间。很明显,这也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物”。

但吴士勋不搞政治,只管在中国人和外国洋行之间拉拉交易。他卜成栋现在既搞政治,又搞军事。尽管他的政治圈子小,可以不需要与洋人发生关系,但在军事方面,今后借助西洋人之处很多。例如,他得扩充他的实力。要扩充实力,就得有枪杆子,这只要通过吴士勋,就能达到目的。但吴士勋的活动范围是在东洋人中间。这些东洋人所提供的武器虽然价廉,但物并不美。据他的了解,他的部下侯浩德在这方面就吃过亏:此人从东洋洋行多次所赊购的那些枪支,有很大一部分就放不响。这样的货色,吓吓乡下人还可以,真要打仗就误事了。他现在有一团人供他指挥,举足轻重,不能用赝品去打天下。他得弄些西洋货。英美是老牌的工业国家。他们的产品是货真价实的。当他来到吴士勋的寓所时,这位年轻买办把他迎进客厅,殷勤招待。但在寒暄中他却矢口不谈洋人的事。看来他心里现在只惦记一个问题:他家乡的情况。那里仍然没有什么消息来。现在正是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刻,而在这变动中他父亲又是一个活跃的人物。现在卜成栋已经分得了这次大变动的一部分果实,衣锦归来,而他的父亲和侯浩德长时在乡下“惨淡经营”,为这位新官把守和巩固一方地盘,现在却杳无消息!他面对着卜成栋这位新官,触景生情,心潮不觉有些起伏。所以当卜成栋几次把话题拉到那两位即将到来的西洋客人身上时,吴士勋只是支吾过去,无意深谈。卜成栋最后只好单刀直入,问起这两位洋人——特别是乐翰笙院长——在外国财界和政界有哪些重要关系。吴士勋只是答非所问地说:

“艾德华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他是为洋上帝散布福音,开化乡民。但他大致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人物——至少他在教会里有影响。不然人家也不会

送他远涉重洋，到我们那个世外山乡去替上帝行道。想想看，光从英国到这里来该花多少银子！至于那位乐翰笙院长，他是学界名流。他越过了半个地球来到我国培养人才。有多少达官贵人的子弟就在他的蔚文书院受过他的恩泽！”

卜成栋噙了一下嘴唇，把话头又拉回来。

“这个我知道。”他说，“我所要知道的，是否他们在洋人财界和政界中有些关系，有些影响。”

“那还待说，”吴士勋说，“但不是像一般洋行老板或经理所有的那种关系和影响。像乐翰笙院长这样的人，他的影响是在上层。他的话在他的国家财界和政界中有分量。正因为这样，他的话在我国的政界中也有影响。”

“那么今天我能够和他一起便宴，也算是三生有幸，受宠若惊了。”卜成栋说，“由此看来，你我他有这样的亲密来往，也不是一个简单人了。”

这次是吴士勋噙了一下嘴巴。

“唔——”他说，“他又不是一个官儿。他除了当院长以外，没有别的头衔。一个学者嘛。师生如父子，我不过是他的门生，没有比这还更亲密的来往。我的商业活动，你是知道的，到今天为止，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和东洋人打交道。”

“我以后和他交往，”卜成栋说，“不是他的学生，那算是个什么关系呢？”

“你们今天认识了，”吴士勋说，“你以后就是他的朋友呗。”

卜成栋把脑袋往后一仰，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吴士勋的反应只是松开他那噙着的嘴唇，似乎是在笑，又似乎不是在笑。就是在这种难以明确的局面下，仆人进来报告两位西洋客人到来了。吴士勋和卜成栋同时赶到门口，把他们迎进客厅。

宾主坐定以后，吴士勋把两位西洋客人对卜成栋作了简要的介绍。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形式，因为对于这两位洋客人，后者已经了解得不少。但这两位洋客人却不太了解卜成栋。所以关于他的介绍，吴士勋就说得比较多一点，包括他对袁大总统登基做皇帝所作的贡献和最近在北京所得到的新任命。这两位洋人听到这番介绍，同时眉毛往上一扬，现出惊讶状。

“照这样说来，”牧师艾德华对卜成栋说，“我们应该是老朋友了。”

“我们虽然不敢说是老朋友，”院长乐翰笙也对卜成栋说，“但我却觉得和您一见如故——从感情上讲，我还觉得相见恨晚呢！”